近思錄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近思錄

(四)

朱熹編
張伯行集解

近思錄卷十一

教學 凡二十一條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濂溪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此言聖人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也。人性皆善。而所稟氣質之性不齊。稟陰爲柔。稟陽爲剛。剛柔之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故析而言之。剛之善者爲義而能裁。直而不曲。斷而明決。嚴峻而強毅。幹事而堅固也。其惡者爲猛而暴躁。隘而褊狹。強梁而不順理也。柔之善者爲慈而惠愛。順而溫和。巽而謙遜也。其惡者爲懦弱不能自立。無斷而多疑。奸邪而諛佞也。然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唯有陰陽合德。兼得剛柔之善。而爲無過不及之中者。氣稟清明純粹。發而爲喜怒哀樂。無所乖戾而和也。中乎天理自然之節也。天下所共由之達道也。是聖人之能事也。故聖人以己性之中。立修道之教。既以身作則。而又有詩書禮樂。以品節限制之。凡以使人變化氣質。自易其剛柔之惡。自至於善之中而止。朱子曰。易其惡則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

或爲慈順。又皆中節。而無過不及之偏矣。此師道之立。所以繼天而有功者也。此章所謂中。與中庸不同。而與書之曾允執厥中者相合。君子而時中。亦是恁地看。蓋單就已發言之。故卽以和爲中。若中庸之中。則兼中和二字之義。

伊川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此言教子貴豫。所以養其純心爲聖功之基也。禮記曰。子生。能食則教以右手。能言則教以男唯女俞。是古人之於子。當其初生而教固已行乎其閒矣。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說惑之。不能入也。人生十五始入大學。而大學之法。早已寓乎小學之中。蓋以豫爲先。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是也。夫人之幼也。其天機全。知識未開。思慮未紛。胸無偏主之見。教者正易爲力。便當以義理之格言。聖賢之至論。日於其前講明開導。雖未盡能知曉。亦不必遽責之知曉。只當薰陶其心。嘿聒其耳。使耳之所聽。腹之所充。皆無他說。久自安而習之。其於吾之所教。若素所固有。則亦必能曉而知之矣。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後雖有淫詞邪說欲以惑之。而心有主則不能入。此豫道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若父兄之教不先。子弟習與年長。內有聲色嗜好之私意。一發而偏。外有羣居終日之邪僻。交口而鑠。此時雖以正道繩之。既悖而難制。亦格而不入。欲反其駁以歸於純。補其缺以底於完。難乎難矣。程子此言。爲父兄者各當敬書一通也。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伊川易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愼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此釋觀上九爻象。觀者有以示人而爲人所仰也。其亦我也。九五自我言之。謂之我生。上

九自人言之謂之其生。微有主賓之異。生生平行事也。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不當事任而亦爲人所觀。必合君子。乃得无咎。象曰。志未平者。言不可忘戒懼也。程子又取而釋之。謂上九爲無位之地。是君子以道自高者。然天下之人。方將奉爲師表。觀我之德。矜而式之。用以爲儀法。則其道不可苟焉而已。故當於一身之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自愼省其得失。果其所生。常不失爲君子之行。反觀無疚。則道德學術。可以儀表一世。而人之望於我者。不失其所望。而翕然化之矣。此君子所以無一息之或懈也。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若以不在位之故。輕意肆志。忘其戒懼。則大失人望。無足爲人矜式。豈君子所以爲君子乎。人不可不觀其象而玩其占也。

伊川曰。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此取論語之言而明其意。見聖人循循善教也。聖人渾身天理。隨處發見。故其道如天然。與衆人滯於一隅之識。其相去蓋什伯也。門人弟子親近其德而熏炙之。入乎其中。益知其高且遠。故以足發如顏子。猶有仰鑽瞻忽之歎。以知來如子貢。猶有不聞性天不見美富之說。則若於聖人之道。無可幾及之理。夫聖人原欲使人終日孳孳。勉爲企及也。既窅知爲不可及。則趨望之心怠矣。豈聖人意乎。故聖人之教。雖不躐等。亦必俯而就之。不使之徒見高遠而自沮。有如下文所云也。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蓋聖人之道雖大。而實不離人倫日用之閒。固衆人所能知能行也。觀其言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此三者。君子常行也。又曰。不爲酒困。此一事尤其近也。而兢兢以己處之。自歉爲何有於我。斯言也。不獨使學者天資之下者。見以爲常且近。則有勉焉企及之心。即才之高而易失之過者。亦當聞言思返。不敢以爲近而忽之。此聖人之教所以善也。

明道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此言教子弟者當以求道爲志。而不可有以奪之也。蓋子弟愚蠢固可憂。其輕俊者亦可憂。輕俊之人。憚拘束而好馳騁。故心易放而離道愈遠。只當教以經學念書。使其心有所檢而不至於放。因以窮究義理。涵養德性。則其志道也專矣。若令作文字。好使才氣。長其浮華。恐易奪其求道之志。非所以爲訓也。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乎。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蓋子弟之志難專。凡百玩好。皆足以奪之。無論非儒者事。卽如習字作簡。於儒者之事最近。然偶爲之則可。若專攻於此。亦喪志之一端。前世如王羲之虞世南顏眞卿柳公權。皆善書者。風節棱棱。各有表見。以爲好人。則誠有之。然終不可云知道。夫以數君子天資識力。非尋常比。使其志專乎道。豈難曉悟。惟其志局乎此。不會長進。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是故志者力所由生也。平生精力。不可誤用。一用於此。便妨於彼。不但荒廢時日。而捨本逐末。才華日長。浮靡日生。於道必有妨害處。足知志爲之喪。不可以其爲儒者事。而專治欲精之也。然則教子弟者。急當植其根本。而以立志求道爲切務乎。

明道曰。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彝爲政。皆興水利有功。此言教人者當明治道以適於用也。學所以見之治。治所以行其學。故治道不可不豫爲講。胡安定爲湖州教授時。嘗設數科。分爲數齋。治道其一也。治民如政教設施之方。治民如行陣止齊之法。水利如江河渠堰之利。算數如律歷九章之類。各隨其聰明材質。預先講明。以爲臨事應變之用。此經濟實學也。劉彝安定弟子。安定嘗言其善治水利。蓋其講明者衆矣。後出爲政。衆以興水利有功於世。則坐言起行之驗也。今人盡守章句。懵於經濟。儒

術迂疏。貽人口實。學者之責。亦教者之責也夫。

明道曰。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立言。謂立說垂世以教人也。涵蓄意思。則義理包蘊於中。越咀嚼越有味。知德者玩其意而有得於心。則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可以寡過。則不惑。若索性說盡。不惟多枝葉非有德之言。義理亦淺露單薄矣。知此可悟古今經傳之別。

明道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教人者必有以興起其好學之心。而後樂之不厭。若未見此中意趣。心多扞格。那肯好學。故古人教童子歌詩學樂。舞勺舞象。無非欲見意趣。使其性情手足之閒。皆得其養。而欣欣樂學耳。古詩三百篇。詠歎淫佚。意味深長。故夫子云興於詩。又云詩可以興。如首篇關雎之類。尤爲正家之始。最極切要。當時鄉人邦國皆遍用之。正欲使人日聞其詩。有以得哀樂之正。而想見不淫不傷之風也。然此等詩。言簡約而意深奧。老師宿儒。猶待訓詁而後通。況童子耶。今欲別作易曉之詩。教之以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使習爲易能之事。朝夕唱歎。意趣躍如。似於小學不爲無助。朱子嘗作六經四書中要義。約爲韻語。名曰性理吟。以訓其子。亦卽明道先生別欲作詩之意也。

明道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孔子曰。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張子以此立教。最爲得之。正欲學者於日用言動之閒。得依據持守之地也。

曾曰由至著入至簡可使不得叛而去自後關中之學者多尚氣節蓋其驗歟

明道曰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理低看了聖門教不躐等苟學者見識未到而驟語之不惟教無由入學無由明所聞不得深徹反將妄意躐等將理低看了此所以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也

明道曰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此言教人必以誠誠者徹始徹終故舞射雖細事而舞所以導其和射所以正其志不誠則不能中舞射之節便可見人誠誠所以成己也古聖人立教合下卽使之成己豈沾沾技藝乎哉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蓋道無精麤本末自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地位貫通只一理所以然者誠而已矣聖人亦只是誠故教人以誠便是教人做聖人聖人可學而至信然

明道曰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人以聖人事說見曲禮視與示同誑欺妄也聖人无妄常示毋誑便是教以聖人无妄之事蓋幼子未有知識不示以誠便教壞了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可勿豫乎

明道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

遠大也。詳見論語本註。子游譏子夏以其小者近者傳於門人小子。而其大者遠者。卻自倦教。則似先後之閒。教者有所私吝。不知理無異致。教必以序。先後者。教人之序也。是教他從小者近者先理會起。漸漸至於大者遠者。非一傳之後。便不復傳。而有心倦教。程子取子夏之意申明之。以爲序不可躐。君子教人本應如此。

伊川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今人授業解惑。動稱說書。不知學者未嘗體會其中。與之講說。只作一場空話。那能融貫。此非古意也。轉使聽之者。看得義理單薄。凡教學者。須要他潛心勿放。積慮能通。優焉游焉。涵泳持養。以至義理浹洽於中。深造而自得之。則所得者厚。今一日說盡。無復言外之意。耐他咀味。只是教得薄了。至如漢書中稱董仲舒下帷講誦。可謂勤矣。然所云講誦者。乃是自家用功。非如今說書之謂也。說見漢史。

伊川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此言教養人材。使有定志。方能趨善以成德也。人材皆是自幼養成。但童穉時。才之可教與否。尚未知也。古者八歲皆使入小學。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而試其可教與否。迨至十五。而其才見矣。於是擇其才之可教者。聚於大學之中。而業爲士。其不肖者。則使復田畝。而業爲農。蓋才分則業分。士農不能易業。治乎此不兼治乎彼。此士農之所以判。而教人者當有以養成之也。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閒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

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閒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卻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方定志於學。故在學之養。其爲士大夫之子。固不慮無養也。雖庶人之子。既已別其爲秀而使之入大學矣。則亦必一樣教養。使與天子之元子。卿大夫士之適子。相爲齒讓。蓋古者之制。四十始仕。自十五至四十。中閒二十五年。春秋禮樂。冬夏詩書。凡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日日講究。行之久習之熟。又別無利可趨。則其志定。不得不尚意趨善。卒於成德。後世小學不講。大學不養。又不待四十而仕。人爭詈競。童穉始知讀書。父兄便教他圖富貴。取功名。其志止此。是汲汲所趨者利而已矣。何由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始仕者。非特以其道明德立之候。亦所以先定其志。使專於爲己也。夫君子謀道不謀食。謀食皆害道。只是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未足奪志。猶卻無害。若爲利祿所誘。汨沒紛華。根本先撥。爲害不細。今之人材所以不古若者。職是故耳。

伊川曰。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穉。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尙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與於詩也。此言人才成就之難。因世變而分古今也。三代而上。人皆有所藉以成就其才。後世亦有多少才。只爲先王教人之法蕩然盡廢。而道不明於天下。卒至成就者寡。卽如論語所云興詩立禮成樂。是皆學者得力次第。歷歷可按者也。今之人雖欲按其候而求之。其將能乎。蓋古之歌詩。如今之歌曲也。鄉人用之邦國用之。雖比閭曲巷中無知之童穉。莫不習熟其說。通曉其義。故吟諷之下。足以感發其善心而懲創

其逸志。今之詩不復作矣。僅存古詩三百。其言簡奧難曉。卽號老師舊儒。白首窮經。尙有疑義。如何實之後生小子。則學者之初所謂興於詩者安在也。材之不成。此其一也。古禮旣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禮所以序親疏貴賤。秩然詳明。自家而達之國天下。學者守其法度。皆可以爲據依。故能有立也。周衰禮廢。制度文爲。已非先王之制。是以人倫不明。卽近而治家。且無法度。則學者之中。所謂立於禮者安在也。材之不成。此亦其一已。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樂所以導和。如歌詠聲詩。其喝歎淫佚之意。有柔婉樂易之風。是養其性情也。五聲成文。八音相比。高下疏數。節奏和平。入耳而不煩。辨色而不奸。是養其耳目也。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羽籥干戚之器。習俯仰疾徐之文容。貌以莊行列以正。進退以齊。心志條暢而血氣和平。是養其血脈也。故學之成必由之。今則古樂亡而妖聲作。徒以蕩人心壞風俗而已。則學者之終所謂成於樂者安在也。材之不成。此又其一已。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非材之難。所以成其材者實難。古有成之之方。其道明也。今無成之之具。其道不明也。難易之故。從可知矣。然學者不隨世變爲遷流。卓然欲自成立。則三百篇之可以興者固在也。禮樂雖缺。而恭敬者禮之本。和樂者樂之本。得乎其本。亦足以立身成德。此又程子言外之意也。

伊川曰。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說見論語本註。蓋憤其未知。而不安於不知。有發憤求知之意。悱是將有知而知猶未徹。有欲言不達之貌。聖人教人。所以必待憤悱而後啓發之者。蓋未嘗憤悱。則未嘗深思。遽與之言。其聽之也若存若亡。卽有所知。安能堅固。若旣憤悱。迎其機而導之。倏然有得。則沛然流通矣。所以然者。通徹之道生於思。思深力窮。然後爲他說。意未開者開之。詞未達者達之。如此便好。此聖人勉旣學者爲受教之地而非斬也。初學者

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此推廣論語言外之意。言初學者文理意義全然未知。不先爲講解。何處思起。須是且爲他說。所以引其疑而使之問也。若亦必待憤悱而後啓發。不獨他不曉得憤悱。併亦不能問。是止人好問之心矣。豈可以既學者律之。此又聖人誘進初學之道而非驟也。

橫渠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此張子以禮教人。欲人勉而明之也。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曲禮篇文。鄭氏曰。撙猶趨也。撙節。謂趨就乎節約也。恭敬者禮之本。撙節退讓者禮之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君子從事於恭敬撙節退讓。皆所以明禮也。而視聽言動之閒。天理流行則心德全。故曰仁之至也。仁主於愛。恭敬則無慢忽。撙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盡乎仁愛之道。故曰愛道之極也。禮可以不明哉。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宏。教無從成矣。勉而明之。則存乎己。蓋禮之爲用甚大。人非禮無以倡率。道非禮無以擴充。教非禮無以成就。故學者必以禮爲據守焉。盡禮則盡仁。爲仁由己。而不由人者也。

橫渠曰。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此發明學記之言。見教者不可妄施也。其安其誠其材。皆謂受教者三患實相因而然。故下文釋之。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蓋教人有其節。若學者心尙未安於此。又欲以他事進之。所謂不顧其安也。則是強其所未喻而又告之。便不由其誠矣。徒使人生此節目。猶言添這件數耳。安能盡其材乎。此句屬上文讀。不顧安。不由誠。乃轉下語。言不當可而施之。皆是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

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承上文言教不妄施。所以教人至難。必須各隨其材有以盡之。方不誤人。觀其可及處然後告之。所以願其安由其誠也。爲聖人爲能知之。其知人之明。洞見閒隙。因而投之。教者學者不相扞格。有如善解牛者。游刃有餘之能也。庖丁說見莊子。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大凡人之才雖有大小。無不足以有爲者。但非其心之所欲爲而出於誠。然所以往往不盡。是欲盡其材必由其誠也。而欲使之由其誠。則必循序漸進。勿強以所未至。勿逼以所不堪。他自心安意肯而爲之誠矣。若勉率而爲之。不願其安。則豈有由誠哉。此章大意言教人要盡其材。而材非可勉強使之盡。首引學記之言三句。意實一貫。次段正釋學記之意。言不願其安。不由其誠。則不盡其材也。三段言惟聖人施教爲能盡其材也。四段言盡其材。必由其誠。必願其安也。反覆言之。總欲使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耳。

橫渠曰。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此言教小兒者。必先去其驕惰之心。所以培忠信也。敬事長者。弟子之職。驕惰成性。久將難馴。故古之人豫有以教之。當其爲小兒時。便能知敬事之道。如曲禮所載。長者與之提攜。則少者必兩手捧長者之手。所以習扶持也。長者有所問。則少者必掩口而對。所以習其鄉尊者屏氣也。即此二端。可見言動之閒。悉閑以禮。而驕惰之根除矣。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蓋人以忠信爲主。忠信其本也。稍不敬事長者。便不忠信。故教之安詳恭敬。正所以敬事而存忠信耳。安謂安靜而不輕躁。詳謂詳審而不麤率。恭謂端莊見於外者。敬謂畏懼存於中者。先以此教之。則漸有以收其放心。久自安習而德性純熟。必無有不盡其心而悖於理者。朱子曰。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要補填實難。

橫渠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唯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此因孟子之言而推廣其義。朱註備矣。蓋格心者正本清源之道也。朱子曰。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所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是也。道全德備之大人。固以此事君。學者於朋友交游之閒。亦當準以此道。不必深爲辨較於立論之異同。但當探其本心而整頓調理之。使反其不正者而歸於正。此卽所謂格心之非者也。蓋議論之所爭者小。格心之所補者大。至於非心既格。則議論亦終出於正矣。每見儕輩交游。拗見聚訟。瑣屑細故。終角門戶。議論驚天。心術未必粹然一歸於正。惜無能有格其非而整理之者也。

橫渠曰。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此言教小學之有益。猶書所謂敷學半也。蓋人嘗以教小童爲有妨於己功。不知教學之中。在己亦可取益。凡教小童則必日與之同在學中。是爲絆繫己身。使不得時常出入。不出入則少外物之誘。是自己得寧靜之道。一益也。授人數數。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教小童者必授之以書。且授之不是一時便休。至數數然不已。則在己亦必了然於此書之文義矣。夫書貴習熟。以授小童之故。而使書理常在目前。在己又得時習之功。是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墮。四益也。且在我之威儀必謹。亦學問要緊工夫也。而教小童。則必正其衣冠。使子弟有所嚴憚。尊其瞻視。使子弟有所取法。是得小童以攝自己之威儀也。非三益乎。抑凡人之志氣。最患其有頹墮委靡之病。教小童則受人教育之託。常恐因己教壞人之才質。以此爲憂。則必自求其有可教人之本。而不敢自墮其所學。豈非四益乎。○

此條舊列十卷末葉平巖云。當在十一卷之末。以所言自是教學事也。今從之。

近思錄卷十二

警戒 凡三十三條

此卷論戒謹之道。修己治人。嘗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濂溪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此言知戒警者必以改過爲先也。子路天資剛果。孟子稱其聞過則喜。喜者喜其得聞而改之。是勇於自修。而非以博名也。然而令名垂於無窮。至與舜禹竝稱。若子路者。允爲百世之師矣。蓋人不幸而有過猶身之有疾也。過必得人規。始知所以改之之方。疾必得人醫。始知所以藥之之劑。今人有過必諱。是自掩護其疾。忌醫下藥。勢必隕滅其身。彼寧甘之而不悔悟。豈不可哀之甚哉。夫子屢望改過。惓惓三致意。而周子又說到滅身。提醒瞶瞶。凡百君子。各宜猛省。

伊川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此言人當修德以爲受祿之地。爲祿過於德者警也。德非有心於祿。而祿有不期自至之理。蓋上天無親。惟德是親。修德所以積善。得祿便是有福。德善日積。則祿日臻者。天理之公也。是故德勝其祿。雖所享者厚。不爲過侈。何患喪敗。人事修於下。天道應於上。理有固然。非倖致也。若夫德善未積。所享雖薄。猶懼不償。況隆盛乎。自古以隆盛而致喪敗。皆由失道而無德。人可不汲汲修德乎哉。

伊川曰。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此釋豫六二爻象也。豫。安樂也。處安樂之地而心說之。不肯決然捨去。故遲之又遲。至於耽著係戀而不能已。此常情也。獨六二一爻居中得正。上又無應。特立自守。其德安靜而不躁動。如石之堅確。有不可移奪者。惟其德如是。是以去之之速。不俟終日。無遲遲耽戀之意。貞正而吉也。處豫之道。固當如是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大抵豫雖安境。然處安思危。不可自以爲安。而耽戀且至於久。久則反以溺人而憂至矣。如六二可謂不溺於豫而敏於見幾者也。幾者動之微。人只爲不中正。汨於利欲之私。狃於便安之境。外物足以奪其守。所以心爲昏蔽。事至莫辨。又安能於吉凶禍福未來之先。早圖而速去之。二惟中正。淡然無欲。物不能奪其守堅矣。是以能見幾而辨之早。不終日而去之速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周子曰。靜虛則明。其是之謂乎。

伊川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逸豫而不知儆。則多致危亡。故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帝切嘻咨。王陳無逸。誠戒之也。

伊川曰。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此極言安樂之害。見常人之樂。君子所懼也。蓋方盛之時。乃將衰之漸。雖曰天道實由人事。驕侈生於安富。綱紀廢於舒肆。禍釁發於不及覺。而亂孽起於不及防。如水之漸浸。而至於淫溺。恬然不知亂之將至。惟聖人爲能思患而豫防之。則可以久安長治。有天下國家者。奈何不知所戒哉。

伊川曰。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此釋復六三爻傳也。震下坤上爲復。復之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是爲陰躁。又震動之終。則其於復善也。爲躁而動。屢失屢復。而不能固守其德者也。釋頻復二字之義。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復貴勿失。以安靜而固守乃爲善耳。今乃屢復屢失。則是不安於復也。豈能固乎。苟安而固。何至頻復。言頻復則頻失可知。故曰復善而復失。危之道也。厲危也。此釋厲字之義。聖人開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失可危而復則可與。聖人欲人爲善。故開其遷善之道。與之之意及危之之意。竝係於一爻。而云厲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若曰不幸之中。猶有幸焉。非可以其頻失之故。雖復無益而併戒其復也。蓋以其頻失則危之。使知所戒。以其屢復則無咎。使知所勸。戒勸備至。總開人遷善之道。以其過在失而不在復。聖人惓惓之意也。兼釋无咎二字之義。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蓋久則玩溺而昏迷之極。終亦必不能復。如上六之象。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可不警哉。

伊川曰。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此釋上九睽孤二字義也。離上兌下爲睽。上之爲位。處睽之終。則爲睽極。九爲陽剛。以剛在上。則爲剛極。離之爲言明也。以明在上。則爲明極。合而言之。値咈戾難合之地。而又以躁暴不詳過察多疑之人處之。故雖上爻與六三本爲正應。實不患孤。但以三爲二陽所制。未能來合而已。以剛極明極處睽極之位。其才性如此。自猜很而乖離也。雖有正應。亦不合矣。何往而不睽孤哉。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

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閒而常孤獨也。蓋人不可過明。過明則多自疑猜。人又不可過剛。過剛則妄生乖離。如今之人。雖有親黨而不免於此。則不特與他人不合。卽處骨肉親黨之閒。人亦不敢依附而常見孤獨。豈非自詒伊戚乎。惟能以此爲戒。庶乎先暌後合。而暌者不至於終暌矣。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伊川易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此釋解六三爻義。負者小人勞力之事。乘者有德君子所御之器。寇至者非有所指。借言無其德而居其位。必致見奪於人也。貞正也。程子之意。以爲解之六三。以陰柔冒居內卦之上。是爲小人竊居盛位。有負且乘之象。據非其分。盜思奪之。雖使勉爲貞正之事。然而氣質陰柔。自是卑下。本非可在上位之物。才德不稱。終見羞吝也。世之盜得陰據者。可以戒矣。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復設一辨。以爲小人勉之不已而爲大正。則可以免吝否。因言大正之事。斷非陰柔之質。可勉而能。若能之。則有變化氣質之功。無才無德之小人。且化爲有才有德之君子。不得復以小人目之矣。何吝之有。然而必不能也。所云勉爲正事者。不過揜不善以著其善耳。奈何輒不自量而爲盜之招哉。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伊川易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

之而有擊奪之者矣。此釋益上九爻義。蓋下卦上爲益。益之上九。以陽處極。非能行益於人。而欲自求益之甚。故莫益而若或擊之。擊奪也。程子之意。以爲利必準乎理。私不可害公。天下之無私者理也。衆之公好者利也。苟以至公存心。推而準之。不失乎理之正。則天下之利。與天下共之。已不侵奪於人。人亦欲與之同其利。若懷著私意。崇欲利己。必昏蔽而忘義理。雖損人之事。有所不顧。則人之好利。誰不如我。亦必與力爭。不但莫益。更有擊而奪之者矣。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曰。不奪不饜。聖賢均深戒也。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伊川易傳曰。失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强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此釋艮九三爻義。限。身上下之際。卽腰胯也。列。絕也。夤。脊肉也。薰。薰燥也。伊川釋之以爲學固取乎能止。然止貴得宜。事之在天下時行時止。不可執猶限之在人。或屈或伸。不可艮也。三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而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一體之中。不得屈伸。上下判隔。如列其夤一般。是强止於所不當止。不能以時而膠於一定。其堅忍强執如此。以之處世。必乖違悖戾。與物永不相合。甚危道也。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塞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燥其中也。因取厲薰心之故而極言之。拘固一隅以爲止。而舉世之大。至莫與之相宜者。則身之所處。艱而多阻。蹇而多難。有所不平則忿。有所不得則畏。如火之將焚。如木之見撓。交逼於中。豈有安舒寬裕之理。此其所以厲薰心也。本求靜也而動反隨之。本求安也而危益甚焉。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而燥之。憂思內鬱也。夫心者。一身視以爲止而不得其宜。遂至於此。可見得理則安。失禮則危。當止不當止之閒。亦循乎理而已矣。

伊川曰。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此釋歸妹次節彖辭。兌下震上爲歸妹。妹。少女也。兌以少女從震之長男。又兌說震動。是其情以說而動。人情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況從欲而忘返乎。故程子推廣言之。言大凡以說而動。皆未有不失其正性者。學者所當深戒也。

伊川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義。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惟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此釋歸妹三節彖辭。男女交媾。本天尊地卑之序。夫婦配合。乃陽倡陰隨之義。此理之常。常卽正也。然情不可徇。欲不可肆。動必以理。乃利有攸往。若徇情肆欲。如歸妹之三五。以柔乘剛。惟說是動。則宜剛者失其剛。宜順者忘其順。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此歸妹之所以凶而往无攸利也。故君子重以爲戒。而發乎情必止乎禮義焉。

伊川曰。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巧言者。巧佞之言。令色者。善柔之色。皆工爲媚說。務以惑人。人心喜順而惡逆。鮮有不爲所惑者。雖以大舜之聖。且猶以此爲畏。況其下焉者乎。凡說之道。易入而可畏。莫不如此。此不以其道不說者。斷必歸之君子。

伊川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此言任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者。非一人私智所能集也。如堯之時。洪水滔天。擇人而治。此非易任。必以至公之心。不矜不伐。用人由己。使天下有一得之議。皆得自盡於前。是以迄有成功。如四岳所薦之鯀。乃方命圮族之人。豈能勝此大任乎。方不順

也命天理也圮敗也族類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人情自謂己賢自謂己智任意而行烏能有濟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敍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其功卒不可成也夫鯀所少者非才也書稱九載績用弗成然其所治固非尋常他人所可比凡人而無才猶不敢師心自用惟少有才其功略有可敍謂人莫己若故其自任益強咈乎情戾乎理敗壞乎族類日以益甚於是公議隔而得失莫聞人心離而事業莫共矣是以當時殛之後世譏之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觀書所云莫與爭功莫與爭能帝之所以贊禹者其卽鯀之所以敗事乎

伊川曰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直則大此發明論語所言之意君子居敬以直其內不容有一毫私曲也內直則己不自欺安有欺人之事微生高於或人乞醯之時以無爲有曲意徇物多少周旋自欺欺人所枉者事雖小而有害於直則甚大故聖人因以立教

伊川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剛以理爲主有以勝物而常伸於萬物之上者也人若有慾則爲物壓得頭低常屈於萬物之下雖剛者不止無慾而慾乃不剛病根故程子謂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而謝上蔡又謂剛與慾正相反其於論語剛慾之辨析之精矣

伊川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君子小人之分分於仁不仁之閒而已故人不

同。其過亦異。當各以其類辨之。君子失於厚。過於愛。或爲無心之感觸不能自禁。或爲事勢之驅迫不敢自白。如此之類。雖亦爲過。如官街上錯路。若小人則一於薄與忍。肆慾妄行。墜入荆棘中矣。過豈可例論乎。夫子所以有觀過知仁之論也。

明道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人有驕心。無一而可。以富貴驕人者。此俗輩也。氣盈識淺。卑卑何足深論。學問驕人。亦極害事。蓋君子之學。爲己而已。義理無窮。勤學好問。長見不足。驕何從生。立心爲人。起見便是務外之學。一段浮氣矜張。更是長傲之端。招損啓釁。自家永無進益處。其爲害豈細故哉。甚矣驕之不可也。

明道曰。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料事。揣料事機也。逆者未至而逆之。億者未見而意之。詐。謂事之無情不信。謂言之不實。蓋人能居敬窮理。則自然先覺。物不能遁。若揣以揣料時事爲明。固未必悉中乎事。即幸而偶中。我已自處於詐不信以待事之來。豈非漸入逆億去耶。周子曰。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學者當以誠而明。勿學此等人也。

明道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外物。聲色臭味以及一切貨利。皆是也。既謂之外。何須要好。自家身心不好。便不可復償。怎生不要好。世人無識。要於外面討好者。謂其可以奉身耳。豈知役自家之身心。幹辦沒緊要之外物。欲以奉身。身已先爲物屈。物縱好。身心卻已不好矣。可笑之甚。可哀之甚。此卽孟子所謂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明道曰。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卻最是。人心自有天理。故動靜之閒。皆理之

流行而天機於焉勃發何至昏暗不明只爲在外之嗜慾入而亂之便覺昏了雖嗜慾亦人所不能無而徇之則爲人欲理欲二者常相消長故莊子有云嗜慾深者其天機淺莊子固異學此言卻最是審乎此而寡之又寡則天理自漸漸明矣

伊川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機事謂機巧之事機心謂變詐之心莊子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蓋當其閱機事之時見爲巧祕欣然有動於中是喜之心也既以此爲喜便好行小慧如種田者下一種子久而自熟行險徼倖終爲小人之歸矣所以君子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洞開重門故能常使其心光明正大無陰險叵測之慾也

伊川曰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周羅猶俗云包攬也心不可以廢事只是明足灼理物來順應則於事之可信不可信當爲不當爲皆於其事之至而立決之那有疑病與周羅之病人心有二病者其根皆伏於未有事之先心本靈也而有以障之則疑端伏矣心本虛也而有以擾之則周事之端生矣是皆爲心之病故事之至也必有不當疑而疑不當攬而攬者欲治其病先去其端要惟居敬窮理而已

伊川曰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事無大小惟理是視若計較於大小之閒則有苟成急就之心便是利根必至害道其弊也有託爲所屈者小所伸者大如陳代枉尺直尋之說謂功利爲可徼謂禮義爲可棄其病不可勝言矣原其初心止爲計較大小冒然爲之遂至於此最宜深省

伊川曰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均是人也廓然與天地同其體何以謂之小人小丈夫彼自小之耳局於氣質汩於利欲所以堂堂七尺之身自安於小而不之惜夫豈其性惡哉孟子曰從

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此之謂也。

伊川曰。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此辨公私於心術之微也。事雖爲公。而所以爲之之意則私。這便是私。所謂有所爲而爲之者皆利也。聖門於假仁假義者。辨而斥之。其論觀人。則曰察其所安。故學者當正心也。

伊川曰。做官奪人志。葉平巖曰。仕而志於富貴者。固不必言。或馳騖乎是非予奪之境。而此志動於喜怒哀樂之私。或經營於建功立業之閒。而此志陷於計度區畫之巧。皆足以奪其志。愚謂此爲德未成者言也。若理義素明。操持素定。學優而仕。當爲則爲。不爲利疚。不爲害沮。隨位尊卑。皆可行志。孰得而奪之。如可奪則亦不得謂之志矣。

伊川曰。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此言吝與驕同病。學者不可不儆也。蓋驕者矜夸。故爲氣盈。吝者鄙嗇。故爲氣歉。惟其氣歉。是以常見不足。於財如是。於事亦如是。終身有歉歉之色。而無至大至剛心廣體胖氣象。故驕吝皆學問之累。而吝者驕之本根。人當善養浩然之氣。使其氣常充。則自無此病也。

伊川曰。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人不學不知道。道者。是是非非。一毫不容走作。世上胡行亂走。祇緣於道理上不明白。如人方醉。何事不爲。醒則自愧恥矣。人未曾學。昏昏瞶瞶。自以爲是。亦猶麴蘗之薰心也。既學之

後。灼見義理。回思前日所爲。大是錯謬。豈不自爲駭懼。又何異醉夢中蘧然一覺乎。若終於不學。舉生沈湎成悖而顚。已不自駭而人駭之。已不自懼而人懼之。則亦妄人也已矣。

邢恕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曾子三省之學。非是一日只省三事。其餘都不點檢。正於終日乾乾中猛見得切身要務。尤無事無處。不宜用其心。今邢恕泥著三字。做其意而爲之說曰。一日三點檢。又不言所點檢者何事。明道以爲可哀。哀其放肆之時多。修省之時少也。故曰餘時理會甚事。蓋襲古人之唾餘。實於古人之意看錯。可見自己不曾踏實用功。若曾用功過來。便知此身那一刻可放鬆。那一件不要理會。安得只云一日三次。又好向人面前說一般大話。眞若勤學不倦者。明道責之之意。尙欲其返己體認。引伸其說也。乃含糊答應。謂無可說。徉不置辨。心還執拗。明道謂無可說便不得不說者。猶言卽此三字便不得不爲之辨正也。其裁抑之之意深矣。

橫渠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閒。燕遊之樂耳。禮義者。生人之根本。猷爲所從出也。民不知學。不得以猷爲之事責之。則亦姑置勿論可也。既爲學者。便當爲上等之人。乃亦捨禮義而不講。徒飽食以終日。所謀何猷。所爲何事。衣冠士類。竟與下民一般。其所事只是衣食。則志趣可厭。其所樂只是燕遊。則品地可知。未足與議也。

橫渠曰。鄭衞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欲人戒溺音以養聰而絕嗜也。蓋聲音之

移人至易而人心之不惑恆難鄭衛之音靡曼淫佚節調悲哀人一聽之心與音逐則漸就懈弛因之縱逸不檢其受惑也甚於珍玩奇貨彼以目接固足喪志此以耳受尤足移心凡百嗜好從此牽援矣所以孔子必放而絕之亦由入耳感心深見其然但聖人主宰定自能不移耳否則滅天理而窮人欲其究有不勝言者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良有以哉○此下二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經常也古今不易之常道也天下是是非非必有定理而人心好善惡惡自有定見今鄉原浮沈俯仰無所可否蓋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終身乃亂常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而鄉原僞言僞行不得以惑之矣此孟子特揭以警世而張子欲人知所自立也

近思錄卷十三

辨異端 凡十四條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明道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此言世變愈甚。邪說愈橫。不得不辭而闢之也。楊朱墨翟申不害。鄭人以刑名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爲相。韓非韓之諸公子。亦善刑名法術之學。佛本西域之人。以寂滅爲宗。漢時其教始入中國。老子名聃。周柱下史。其書論清淨無爲之道。周衰以來。聖學榛蕪。異端蠭起。皆足以誣世惑民。然論其害。則有甚不甚之殊。蓋至佛老而虛夸詭譎之情。險巧僞浮之態。雖服衣冠通今古者。亦受其簒惑而莫之悟也已。

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此申言楊墨之害也。爲我疑似於無欲之仁。其實是自私而不仁。兼愛疑似於無私之義。其實是泛濫而不義。蓋非仁非義者易明。疑仁疑義者易惑。不有以闢之。恐爲人心之害而流入於禽獸。此孟子所以昌言排之也。若申不害韓非之徒。不過藉刑名法術以弋爵祿。取功利耳。淺陋易見。不足闢也。一本作爲我疑於義。兼愛疑於仁。謂楊朱一身之外。截然弗恤。疑於義而不知有致身之義。則非義矣。墨翟無所不愛。疑於仁而愛無差等。親至親無異衆人。則非仁矣。語勢更順。

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

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此申言佛老之害也。佛老把人倫物理。滅迹埽盡。言愈近理而愈亂眞。蓋佛言心性。老談道德。若與吾儒相似。然佛氏只以空寂爲心性。而不知仁義禮智信爲心性之所固有。老氏只以虛無爲道德。而不從日用所當行處體察其所以然。則言心性適害心性。言道德適害道德。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此揚子雲之所以贊孟子者。今獨無孟子其人乎。聖道不終息。斯民有先覺。辨析精微。崇正闢邪。非程子之責而誰責哉。

伊川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於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此見正道不可有毫髮之差。儒者當愼之於始也。始之不愼。所差不過甚微。而千里之繆。有不可救正於終者。如聖門子張子夏。皆潛心正道之儒。卽夫子評爲過不及。亦以中道律之。略有些子差耳。然由子張之才高意廣。泛愛兼容。則漸至兼愛。由子夏之篤信謹守。規模狹隘。則便至爲我。初爲儒者末流異端。可畏也。就是楊墨之異端。尙竊疑仁疑義之說。豈敢蔑視君父大倫。而孟子窮兼愛之極致。必至以路人視其父。窮爲我之極致。必至自私其身而不知有君。豈是苛論。善乎胡敬齋之言曰。入頭最怕差。將來無救處。下手又怕偏。將來偏到底。故程子教人讀大學曰。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其教人讀中庸又曰。子思恐其久而差也。聖賢兢兢如此。

明道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

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於道也遠矣。此見順理盡倫。所以爲儒。滅親去己。所以爲釋。儒釋之分。邪正之縣也。蓋天下無性外之物。循其性而行之則爲道。故道卽器。器卽道。形上在於形下之中。形下無非形上之理。天地間無適不然也。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皆所謂物。親之嚴之之類。皆所謂道。欲須臾離之而有不可者。今釋氏以地水火風爲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幻根。斷除一切。則是毀棄人倫而不知有親。屏去四大而不知有己。不知有親。身於何來。不知有己。心於何存。身心俱滅。道於何寄。其外於道也。不亦遠乎。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閒。非天地之全也。夫天下原不能遺物獨立。則自有知明處當的道理。不可以一毫私意與乎其閒。故君子無意於可而必欲爲。無意於不可而必欲不爲。惟義所可。從而可之。義所不可。從而不可之耳。此君子無須臾之離道。而與道爲無閒者也。今釋氏以寂滅爲可。而以處事應物爲不可。是以莫生適心不比義。視道有空缺之處。而有所閒斷矣。豈知道無往而不在。現有色相。何能斷除色相。現在世閒。何能脫離世閒。出家乃可求道。則必在家無道。亦覺其背天逆地之甚。而於天地全體之流行者。未嘗窺見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就釋氏之學論之。習定此心。收斂虛靜。亦若吾儒常惺惺之法。與所云敬以直內者相合。然天下事理各有當然之義。一切掃滅。不求精察。則有體無用。吾儒所云義以方外者。未之有也。既無方外之義。則敬之云者。亦只是一箇靈覺。無所主宰。猶無寸之尺。無星之秤。其直內之本亦不是矣。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惟其不知內外合一之道。故其爲說偏於空寂。今人爲其所惑而不之辨。一味拘滯固執不化者。則勞筋苦骨。屠膚乞鉢。入於枯槁而無人道。其疏曠自恣嬌語通

達者則浮溫世故超豁頓悟歸於恣肆而侮天地是皆外物以爲道之病名爲大自在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適以見佛教之隘也若吾儒則率性之謂道動靜各正體用無閒既不病於拘亦不失於肆程子所謂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者而其理聖人於易備言之夫易廣矣大矣其言精義入神言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及有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之類凡以見天地之閒無適非道操存省察勿離須臾據此以斷釋氏之誣判若河漢矣

明道曰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此言釋氏不知死生之說不察學達之理不識心性之原不曉爲善之公皆以利己私心成爲異學僞教者也氣聚故生氣散故死死者無能復生散者無能復聚此陰陽晝夜之道天理自然之公也釋氏謂有生則有滅以死生爲輪迴以輪迴爲苦海要尋一個眞身眞性可以不生不滅者超脫輪迴之苦分明是貪生而不知所以盡生之道怖死而不知原始反終死生之說只成自私自利妄見豈是公道夫道之公者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全受全歸朝聞夕可天道無有始而不終之理則無有生而不死之物何貪何怖何用私利爲哉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閒斷非道也凡釋氏之說豁然頓悟立地成佛若超出於道德性命之上者恁地捷快然道器不相離滿眼都是實理那能廢得下學循序工夫既已不循其序而於人倫日用工夫欠缺則其上達處乃是注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爲潔淨快活上者何物達者何事豈有是也道本是徹上徹下周流連屬若離下以求上則元不連屬有閒斷而非道矣尙可謂之上達乎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夫道散於事物具於心而原於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即大學所謂物格知至也彼釋氏識心見性之說亦若與孟子之言相近但只見得自家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遂指爲心性是不過恍惚之閒略見心性影子未曾見裏面許多道理故不肯實用存養之功若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一段說話蓋無之矣然則釋氏以精魂爲心而非眞識心也以作用爲性而非實見性也不識心性則其不識道也固宜彼固曰出家獨善

便於道體自不足。使釋氏識所謂心性則知道在人倫庶物無一可遺本非不足在家庭中儘有許多可學可達者豈肯蔑視君親捐妻子出家獨善以爲利耶彼之言曰出家獨善這四字便三綱廢五常絕道體自不足矣其他更不消說。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程子所以闢釋氏者至矣或人曲爲之解以爲釋氏心欲勸人爲善而人莫不貪生怖死故設爲天堂地獄輪迴因果之類使他知有所懼而爲善是爲下根人說法何罪之深也程子又闢之以爲天下惟誠可以化人蓋實心實理相感乎也今誠之至者往往可以貫天地而不可以格愚頑是人尙有不化於誠者豈有心不如是而設教如是僞莫大焉而可以化人者乎甚矣欲上達而適見其怖死欲愚人而適以自愚拋自家之心性覬無端之私利以是觀之釋氏之本末概可知矣。

明道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愼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此言釋教亂人非信道之篤未有不爲所溺者徒言常戒不如實求自信也釋氏之說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故論其棄情滅性則與淫聲美色之增悲導欲者迥不相同而論其爲害則一直須如此屏絕否則有漸入其中而不自知者蓋學者不知所戒固無以堅所信雖以顏子之賢孔子既告以四代禮樂而猶戒以放鄭聲遠佞人且明斥其弊夫聲與心通淫自內出戒之宜也彼佞人者口給禦人是他一邊

佞似非切己病痛。然已不能遠而聽之則危。所以然者。以能變亂是非。使人移其所守。故危也。不獨夫子告顏淵。卽禹亦嘗以巧言令色戒矣。然其言曰何畏。似不足畏者何也。畏者戒愼之謂。豈有巧令在側不消言畏者。只是中無主宰。懷著戒愼。猶恐不免。況吾儒於身心性命道理。未能原始反終。實見人倫日用。無適非道。則雖日以釋氏爲戒。而未嘗不駸駸入其中。故學者不消言常戒。只要反求自信。到自信後。便如冰炭之不相入。不能以彼之非亂我之是也。程子又嘗云。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知醴之爲甘。則人不得以蘗亂之。亦此意耳。

明道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此言釋氏不知萬物一體之理。所以欲脫根塵而不知皆私妄之見。決無是理也。人只渺然一身。乃謂萬物一體。而與天地無異。其說近誕。實非誕也。人與萬物同具此理。只爲從大源頭上。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那裏生來。生生不已而變易無窮。道卽行乎其間。故易曰生生之謂易也。生則一時生。略無餘欠渾然完具。而豈一人之所得私乎。但人爲萬物之靈。得氣之通。推擴得去。物得氣之塞。則昏而不能推耳。其實生之氣雖異。生之理無異。不可謂他物無與。而我可以私而利之也。萬物一體。又何疑焉。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知萬物一體之無疑。何至牿於形氣之私而不能相通。只爲將自己軀殼上妄起意念。蓋理是無私底。軀殼則有私矣。見識旣拘。心胸自溢。道本大也。看小了他所以處處窒礙。件件繫縛。欲求活潑潑地之樂。不可得也。須將這身放在萬物中。不從軀殼起見。思身與萬物之所以一。又思身與萬物之所以殊。一例看他。則日用閒見得天理流行。有心性便須存養。有倫物便須明察。順受其正。各止於所。一切大小事極大快活。何苦何累。而私己之念可以去矣。釋氏

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卻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以不知萬物之一體。其視身徒爲軀殼。要尋自家快活。而不得所以快活之實。遂於此身苦難安置。自起厭惡之心。以耳目鼻舌身意爲幻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爲幻塵。謂幻塵滅則幻根滅。幻根滅則幻心亦滅。盡欲去其根塵。使心源硬定。如枯木死灰。殊不知人生在世。無一事可廢。無一物可少。那有枯木死灰之理。必欲如此。死而後可。死則氣散。氣散則身盡也。否則有身便有心。有心便有體有用。如何絕得。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此窮究釋氏之病源而言之。蓋他許多說話。名爲捨身。實是愛身。牿於有我之私。爲這軀殼無處放得。故設爲盡去根塵一切浮蕩之說。譬如蟲之爲物至小者也。爲貪負販不勝其重。更復取物在身。越多越重。又如抱石投河。不知放下石頭。只嫌其重。終日沈溺而已。厭惡煩難。愈增煩難。尋覓快活。愈欠快活。曷若克去有己之私。探此身所從來。則身一日生。即一日備萬物之理。而不敢虛其身於枯槁。身一日死。即一日完萬物之理。而何須苦其身於輪迴。程子始則推原其理。以究釋氏之病之所自起。終則勘驗其隱。以窮釋氏之病之所由成。反覆剖析。其爲吾道之干城至矣。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明道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此程子知命之學也。壽夭生死。造化關鬬之大機。而以術自鳴者。謂有長生久視之訣。可以導氣延年。聰明之士爭慕效之。故人亦有以此問程子者。不知術非君子所貴。而理則日用不違。衣服飲食。所以養生也。一有不謹。則傷生之事出其中。是故寒暑因乎運。後天而奉天時。饑渴得其正。不以口腹之害爲心害。此無異術。只是順理節慾而已。然節嗜慾以定心氣。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不言養生而養生之理亦寓。順受其正。知命立命者。

正如斯也。若竊造化之大機。謂天地閒果有不死之物。是爲無造化矣。豈有是理乎。

明道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佛氏虛空之談。自以爲形而上者。似與聖人形而上者謂之道說若相同。而不知離形下。安有所謂形上。如聖人所云形上。性也。命也。太極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天命之流行。率性之自然。而不容已者。豈非形上所寓。釋氏乃指爲輪迴。爲幻化。則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之理。其所謂形上。亦異乎聖人矣。而猶謂見性成佛上達頓悟至奇至妙。適見其妄而已矣。

伊川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卻省易。此爲初學者定闢邪之要領。直截明快。無毫髮差者也。釋氏譎誕。說不勝窮。初學自信未熟。欲窮其說以爲去取。恐未能攻彼之短。卻已被他降下。漸爲所化。駸入佛教而不自知矣。今爲學者計。只就迹上判定。迹者心之著也。迹正則心必正。迹邪則心必邪。近世士大夫。於佛學每每言他設教雖差。必猶有可取。殊不知心迹合一。彼既以是設教矣。則其心果如何。不取其迹而取其心。固甚難也。王通亦嘗言心迹之判。此是析理未精。胡亂說話。天下未有迹非而心是者。爲穿窬自是有賊心。爲光棍自是有惡念。貪財賄自是無廉恥。貪功名自是無氣節。今釋氏滅倫斷種。背

天逆地。其迹彰彰可考。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與聖人不合。不待深辨而明。倘其言有與聖人合處。則聖人已詳言之。求之吾道可矣。奚必佛。其不合者。麤鄙俗惡。固所不取。如是則彼無所遁其巧。是非可以立定。此辨佛學之要法。工夫卻省易。學者所可依據也。愚按心迹之判。如屈於時勢之類。固亦有之。究竟委曲眞切之心。卽從迹上想見。故夫子曰。觀過斯知仁矣。斷未有明欲如是。而可詭爲之說曰心不如是者也。且佛學之言。那有與聖人合處。只如言心性言主靜言快樂等話。習儒家唇吻以佐其浮誕。源頭旣差。終無是處。但初學見識低。恐以其合於聖人之言。不敢判定。故伊川曰。吾道固已有。且教他放下。蓋皆爲學者設處也。

問神仙之說有諸。明道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閒。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閒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此言神仙之說。非造化自然之理。聖人不爲也。蓋物有始終。人有生死。無非陰陽闔闢之自然者。衞生家乃倡爲神仙之說。欲超出陰陽造化之外。以常存。自昔迄今。哆口爭談。故或問程子果有此理乎。程子謂人無生而不死。如白日飛昇之類。決無此理。若僻處閒靜。息囏止紛。講呼吸吐納之方。習用逆導順之法。保形煉氣以求延年。此如置爐火於風中。火易洩則易過。置於密室無風之地。火難洩則難過。理亦有之。然總無久而不散。謂此形可以長存者也。或又問揚子雲有言。聖人不師仙。爲其擇術之異。彼行彼法。我行我法耳。疑聖人不爲。非不能也。程子以爲聖人自是不爲。然不止是異術。此乃天地閒一賊。豈有人而可以爲賊者。天地閒聚散之正理。造化司其柄。人生其中。只好順受其正。今以延年之故。盜弄闔闢。翻騰造理。偷生全軀。僥倖喘息。如鼠竊之輩。播弄神通。時亦攘竊些須。總非有道得財。聖人豈肯作此等悖道徇利事耶。若使聖人肯爲。周公

孔子無不知。無不能。當亦爲之矣。

勿說無是理。斷不可存是心也。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此謝上蔡欲窮釋氏之說而去取之。不知大本既差。則其說似同而實異。程子固斷定其不與聖人合。而區區同異。亦無庸置辨矣。○此下四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言釋氏緣不知性。而淪於虛無幻妄也。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地之道。釋氏欲識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謂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爲幻妄。其誣甚矣。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皆展轉流遁而失其中也。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上下四方爲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所以言人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也。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夫道雖無形。實不外於氣。朱子嘗云。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安頓可見。故道無窮。氣亦無窮。烏得謂天地爲有窮哉。釋氏塵芥六合。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則是離道於氣。而溺其志於虛空之大矣。人身之在世。倫常日用。聚散死生。其所

從來皆道之所爲本非小也釋氏夢幻人世則視身爲無如夢寐幻妄不能究其所從來豈非蔽其用於一身之小乎總緣不知所謂性故其說之荒誕若此而世有高明者且多惑溺其中亦於理有未窮而已苟非闢之何以入道哉

橫渠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卽道也體用相因精麤悉貫不可以有無分後世異端見道不明始則以道爲無以器爲有有者爲幻妄爲土苴無者爲元妙爲眞空析有無而二之皆諸子之陋見也

橫渠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此張子歷舉佛說之誣併其流弊言之欲學者崇正闢邪而斷然不惑也夫精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既散則澌滅就盡而已釋氏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人生日用無非天理之當然釋氏指爲浮生幻化豈爲知人乎天人一理今乃棄人事而求天性豈爲知天乎孔孟所謂天溯道之所從來也釋氏直以天爲道而不復修人事其惑之甚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受生之說尤爲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固以知聖人知鬼神如此方謂之知道今釋氏之極論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者不免夫道以免輪迴非率性之道矣謂之能悟道可乎如能悟則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甚矣釋氏之誣也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

引取淪胥其閒。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尙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入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閒。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佛教自漢明帝入中國。至梁武唐憲。則俗益熾盛。達之天下矣。儒者未得容其窺聖學之門牆。已爲佛說引取淪胥其閒。遂指其說爲大道。迷而不悟。致使天下從風。人人著信而不疑。縱有英才閒出。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惑於俗儒崇尙之言。冥冥昏昏。被其驅率。乃謂不假修爲。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不修而至。故謂不必求其迹。不學而知。故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庶物所以不明不察。而治所以滋忽。德所以日亂也。詭誕之言。洋溢人耳。上之司治者。不修先王之禮。則無以防其僞。下之爲士者。非通聖人之學。則無以稽其奸。使詖淫邪遁之辭。翕合興起。皆出佛氏之門。蓋千五百年於茲。文人名士。胸無主見。往往陷溺其中。卽稍稍不惑者。亦不能辨析毫釐。正言顯斥佛說之害人。久矣。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而有大過人之才識者。何以卓然立於邪說橫行之日。而與之較其是非。計其得失哉。闢異端而崇正學。乃吾儒之責。此張子所爲惓惓也夫。

近思錄卷十四

觀聖賢 凡二十六條.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於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揚雄諸葛亮.惰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攷也.迨於宋朝.人文再闢.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明道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此綜論堯舜禹湯文武.以爲聖人之準.非品第其優劣也.堯曰欽明.舜曰濬哲.史稱重華協於帝.其無優劣明矣.及至湯武.不無稍別.然自古未有以定之者.直到孟子.以堯舜爲性之.以湯武爲反之.分別出來.後人方知有生與學之別.蓋性之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修爲.生知安行之事也.反之者.

修身體道以復其性。學知利行之事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別而究未嘗別。文王之德之純。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亦生知之性也。故曰似堯舜。夫子之贊禹曰。無閒其明德遠矣。顧得精一執中之傳而爲堯舜之見知。且其克勤克儉。不矜不伐。則亦學而能之以復其性者。故曰似湯武。要惟聖人爲能盡其性。性無不盡。則初雖有安勉之分。及其成功一也。故曰皆是聖人。然則盡反之之功。以全性之之理。其能無望於行法俟命之君子乎。

明道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此反覆形容聖賢氣象。欲人潛心體認。反求諸己而學之也。夫子陰陽合德。不剛不柔。太和充滿。衆理淵涵。如一元之氣。渾淪溥博。自然而然。無二無閒。此聖不可知者也。顏子則亞聖之資。盎若春陽。藹若春風。萬物發榮滋潤。到處皆有生意。如言而無所不說。進而未見其止。即其驗也。孟子亦亞聖之才。而有剛明果毅整齊嚴肅之意。如諸侯不往見。管晏不肯爲。所謂併秋殺盡見者。亦於此驗也。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元氣貫通乎四時。則無所不包。此仲尼之道全德備。非一善可名者也。春意發生。則有自然之和氣。此顏子之不違如愚。與聖人合德。令後世可以想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秋爽氣清高曠軒朗。此孟子之英氣發越。爲露其才。蓋亦戰國之時。異端滋熾。又無夫子主盟其上。故其衛道之嚴。距邪之力。不得不然者也。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何以擬之。仲尼之無所不包。其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者乎。顏子得天地自然之和。其和風慶雲之協氣祥光乎。孟子得天地清剛之氣而發見呈露。其泰山巖巖氣象。峻極而不可踰越者乎。今語孟之言具在。學者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可信其不誣已。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天地無心而成化。雖日發育萬物。人莫得窺其迹者也。仲尼之一理渾然。泛應曲當。如是焉已。風雲變化。雖不知其所以然。而微有迹可見。如顏子爲仁之問。喟然之歎。庶乎可以窺測其微也。泰山巖巖。壁

立萬仞。其中景物。昭布森列。如孟子一書。發揮透露。不留餘蘊。其迹著明也。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大抵聖賢所造。非學者可及。孔子儘是明快人。明者心無渣滓。人欲盡而天理見也。快者心無係累。萬物一體而因物付物也。所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是也。顏子儘豈弟。豈和樂也。弟謙遜也。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無伐善。無施勞。皆是也。孟子儘雄辨。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至陳賈淳于髡之徒。排擊剖割。息其喙而後止。可謂雄矣。由是觀之。聖人全體太極。顏子得仁意思多。孟子得義意思多。學者苟能會觀而體認之。則士希賢。賢希聖。聖人洵可學而至也。豈徒深仰止之思已哉。

明道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此言曾子學聖人之學。心聖人之心。所見者大。氣象高明也。曾子立志誠篤。反身循理。悟一貫之旨。已傳聖人之學矣。後來德日進而不可量。幾至聖人地位。如易簀之時云。吾得正而斃。又何求焉。非其心聖人之心。所行不踰矩者。安能爲此言。學者且勿於言語文字上求之。看他一息尚存。樂善不倦。是何氣象。豈不極好。由其平日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眞見得天地間只有一理。造次顚沛。皆必於是。一或不正。無以中處乾坤而成其爲人。所見之大如此。故其氣象從容自得。後人雖能勉強說幾句好言語。亦若有得於道。只被氣象卑。終不類有道者。蓋循理則日進高明。篤實而後有輝光。氣象不從外得也。程子又曰。曾子易簀之際。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非以其所見之大。可以躋於聖人之域哉。

明道曰。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

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經所以明道也。一字一句之差。則失明道之本指。而異端邪說得以閒之。故傳經爲難。孔子刪定六經。述往訓。示來者。如日中天。道統賴以不晦。夫何沒纔百年。便有傳之而差者。蓋由門人弟子各分支派。轉相師授。未免拘文牽義。墮於己見之偏。惟子思得曾子之傳。作爲中庸。孟子又得子思之傳。作爲七篇。理眞脈正。如性道。教仁智勇。以及性善養氣。崇仁義。黜霸顯之論。眞可以昌明大道。得聖人傳經之意者。若非此二人相繼纘述。提綱挈領。則幾乎息矣。夫道本於天。具於人。萬古長存。一刻無閒。何嘗或息。只爲微言絕。大義乖。坦易道路。寘之荊棘。人自不由耳。不由故不得聖人之眞傳。否則六經具在。卽無子思孟子。亦可講習涵泳而得之。而況嫡派相傳。昭然若揭。可不身體力行。而自勉爲由道之人哉。

明道曰。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荀卿名況。爲楚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爲漢光祿卿。荀卿敢爲放言高論。作書數萬言。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非。故曰才高其過多。揚雄劇秦美新之談。過亦甚矣。然摹倣前聖之遺言。作太玄擬周易。作法言擬論語。故曰才短其過少。聖學自孟子而外。幾失其傳。韓昌黎評荀揚。以爲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其實二子之過。非止不精不詳已也。

明道曰。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此言荀揚誣本然之性。本領差則其餘皆差也。蓋性者。大本也。率性之謂道。禮義教化。皆自性中出。聖人不過因而品節修明之。荀子以人性爲惡。則是誣天地專生惡人。天下萬世之人。盡宜爲惡。聖人之禮義教化。矯揉造作。皆屬僞爲。其悖理之甚。豈非極偏駁而本已失者乎。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見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原上見錯。故百事皆錯。揚子則見孟子說性善。荀子又說性惡。他無可說。只說得箇善惡混。亦是才短模糊之見。然性者道所從出。要識得眞道字。方體認親切。既不識性。又說甚道。均有悖於聖學者也。

明道曰。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董子天人三策。詳明剴切。而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語。尤爲要

領。世間只爲功利二字壞卻許多心術。敗卻許多事業。蓋有計功謀利之心。則雖事屬道義。究竟全是功利。不能正。不能明矣。故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打透此關。踏實地做工夫。無些毫徇外爲人存養自己心性。參贊天地位育。都算做義道之當然。而非有所爲而爲之。則學是聖學。道是王道。諸子中誰能見得到說得出者。惟董子能言之。程子謂其度越諸子。豈虛也哉。

明道曰。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此評次漢儒之短長。使後學知取舍也。毛公名萇。得子夏之傳。爲河間獻王博士。善治詩。獻王悅之。取其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齊謂轅固。魯謂申公。韓謂韓嬰也。董仲舒通春秋。漢武帝舉賢良方正之士。仲舒爲舉首。帝親策問以古今治道。疏對再三。語甚親切。程子謂其最得聖賢之意者。毛以修身齊家爲論治之要。董以正誼明道爲格君之本。是也。又云見道不分明者。或嘗問朱子。朱子曰。如董云性者生之質。性非教化不成。似不識本然之性。毛公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概好耳。揚雄法言太玄。似知遵聖論道者。故曰下此卽至揚雄。然學老氏將取固與之術。卒爲莽大夫。非儒者規模。其窄狹又甚矣。使三子者得聖人爲之師。講明而實踐之。其所成就當益有進。而惜乎止於斯也。學者綜而觀之。其亦可知所折衷也夫。

明道曰。林希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揚子雲失身事莽。大節已虧。而人猶以爲祿隱。祿隱者。道不行而浮沈下位也。子雲固如是哉。人但見其所著之書奧衍深僻。詫爲有才。便要說他是。故爲遷就其說。豈知不識性不識道。卽其爲書。亦皆不知而作。徒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怎有是處。人勿爲其所惑可也。

明道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諸葛亮字孔明。東漢末輔劉先主。志欲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義理見得極正。規模做得極大。故程子贊其有王佐之心。而謂於王道有未盡者。蓋王者之心。與天地同其無私。不計成敗。止論是非。如其非義。卽行一事可得天下之大。亦必不爲。而孔明則急於致主有成。故先主入蜀取劉璋。孔明與有責焉。雖以璋之昏弱。先主不取。後亦將爲強有力者奪之。而時尙安堵。又以親親之道來。貪冒詐取。於義何居。若使聖人處此。寧漢業之無成。必不包藏禍心。蔑同姓之親。攘非分之利。此孔明所以於道有未盡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幷取。而與劉氏可也。蓋行而宜之之爲義。王道貴有權衡。當先主依劉表於荊州。會操南侵。表卒。子琮欲降。孔明說先主取荊州。事與取璋意同。而曲直則有閒矣。蓋琮出降曹地爲曹幷。漢室山河。拱手奉賊。乘勢取之。推亡固存。無負於表。有裨於漢。揆之道義正合。雖先主不從其言。不得以此言爲孔明咎也。程子此論。得春秋褒貶之意。所謂聖人之律令。化工之肖物也。

明道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三代而下。尙權詐。急功利。雖有經濟幹辦才。中少儒者氣象。獨武侯隆中抱膝。承昭烈三顧而後起。其出處之正。與伊尹之囂然幡然者同。至其以忠事主。以義討賊。以節制行師。以公誠接下。以信賞必罰治軍。以大德不以小惠治民。日在戰鬬雲擾中。胸若無事。而思慮細密。神化不測。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潛泊寧靜。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程子所以稱其有儒者氣象也。

明道曰。孔明庶幾禮樂。孔明以王道治蜀。雖軍旅數興。而蜀人歌思。至於久而不忘。有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之意。幾於導之以禮樂則民和睦者。故文中子有言曰。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程子亦曰。諸葛亮已近王佐。其治國

政刑修治而人心豫附名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後有作者欲比擬前賢難矣

明道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文中子卽王通隋末不仕設教河汾著數萬言其弟及其子收其議論附會成書名曰中說雖其論治道不免碎細稱佛爲西方聖人則亦於大本大原未有所見然有荀揚所不能道及者荀揚說性差則所說皆差文中子猶知所謂中是以極有格言也朱子亦曰其書多爲人添入眞僞難見然好處甚多就中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合程朱之言觀之可以知其爲人矣

明道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韓愈字退之仕唐爲吏部侍郎程子以爲豪傑之士者蓋生於道壞學敝之時無師友講明之助卓然有見扶正闢邪眞超乎凡民之上而爲豪傑者所著原道諸篇其中如言博愛之謂仁但言其用而未及其體言道德爲虛位但辨其名而未究其實語若微有病然自孟子以後家自爲學人自爲說孰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爲相傳之正統孰知仁義道德之必合而言之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孰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孰知排釋詆佛敢於犯鱗觸鬚濱死而不顧許大見識可謂絕無僅見至於推論孟子之與荀揚定其醇疵判若黑白若不是他於聖道正學見得眞安能如此斷得確宜爲程子所推重而朱子亦曰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也

明道曰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德本也文末也古之學者務修德而已德積於中文自見於外所謂有德者必有言退之學文而後見道是由末以及本卻倒學了然不如今之學文者荒忽其本意或固滯而無所通達蓋因學文日求所未至觀其論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先醇後肆仁義之人其言藹如皆優游涵泳之功充積既久遂有所得如原道原性師說諸篇皆度越諸子而不同於無用之贅言朱子曰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耳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蓋其見識高卓發前人所未發如以孟子之後爲無傳放胆說出獨據己見既非附會亦非穿鑿揑空強爲杜撰之談必有上下千百年之見勘破大聖賢之心方知孟子以前如何是嫡派眞脈孟子以後如何是小醇大疵若無所見則彼言所傳者何事豈意中漫不知所指糊塗作此等說話是知退之約六經之旨爲文章卽未可謂修德之士亦可以爲行遠之文矣故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陽公比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天理周流本無窒礙中有未淨故多係累周子心契太極其胸中精瑩明徹不疑所行實有以得夫仲尼顏子之樂是以灑灑落落如光風霽月清曠高遠之象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得此耶故李延平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而朱子作周子贊亦曰風月無邊庭草交翠向非眞有得於道而漫學灑落則是逍遙閒適歸於放曠而已豈灑落之謂乎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觀其爲政而其氣象愈可思矣精詳者難於縝密嚴毅者不能寬恕周子則兼而有之蓋其洞見道妙隨物觀理務期各盡故孔經父祭文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可謂得之矣當時之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飄灑雅有高趣莫有知其爲學知道者惟程大中知之宜二程先生之有以大斯道之傳也竊謂胸中灑落者無欲也誠也爲政精密嚴恕者動正而用和也誠精故明也周子之學其妙根於太極一圖而已

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此篇形容明道廣大詳密。渾化純全。是大賢以上事。非伊川不能知之深言之悉也。孟子以後。惟周子默契道體。明道先生義理本原。固受之周子。而通透灑落。發明理致。渾然天成。不犯人力。則有充然自得者。可直溯孔孟而上接道統之傳。是以伊川詳言之。資稟。謂其所得於天者。充養。謂其所存於己者。此二句爲一篇之綱領。蓋質非中和。後來成就雖好。能造其極而不能合於中。養有未充。則雖天資高而精微周折恐有所未盡。資與學齊到。所以非諸儒可及。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以其天資之高。得天地清淑之氣。如金玉不比凡物。而又加以鍛鍊琢磨之功。愈加精良。故純一不雜。眞粹無私。如金之精也。溫而能理。潤而能澤。如玉之良也。金玉堅剛。玉柔順。其剛柔合德者乎。寬而有制。和而不流。惟其德之備。故其行之善。凡人褊急者不可以容物。則寬爲貴。寬易失之縱。乃於寬大之中。井井條理。各有節度。亢戾者不可以入道。則和爲貴。和易失之流。乃於和緩之中。恭敬撙節。不隨波靡。寬和是資稟有制。不流是充養。其發皆中節者乎。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其積於躬也。無不盡之心。無不實之意。忠誠可以貫金石。篤事親之愛。敦從兄之敬。孝弟可以通神明。所謂誠正之學。修齊之本也。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其發於外也。接物之色。藹然其和。如春陽發達。萬物受其鼓動而不知。有道之氣象如此。所謂溫溫恭人者乎。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入人之言。漸濡不迫。如萬物得時雨之潤。有德者必有言。如此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乎。胸懷洞然。徹視無閒。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是其由內達外。皆盛德之符。人得而見之。無從而測之。蓋胸懷灑落。如洞開重門。徹底空明。表裏如一。而其學識之所蘊蓄。則深博無涯涘。如滄溟之浩浩蕩蕩。不知所際。朱子所謂賢愚皆獲其益。而學者未至。則不可輕議之者乎。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德之可以一善名者。則可因其所近而形容之。若夫衆善悉涵。雖有美言善爲擬議。正恐偏而不該。反失其實。故伊川於極其形容之下。又爲贊不容口之辭。自此以上。皆言其資稟之粹。充養之厚也。先生行己。內

主於敬而行之以恕。綜先生之行己而論之。敬以持身。無妄思無妄動。恕以及物。推心如心。敬其本也。恕其用也。本立而用有以行。故心存而理得也。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是以廓然大公。忘乎人己之見。見善若出諸己。不知其在人也。不欲勿施於人。視人猶乎己也。劉立之曰。先生聞人一善。奔嗟獎勞。惟恐其不篤。與伊川善若出諸己句合。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心之所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處於狹陋。身之所行。以是非可否爲裁制。不由於邪僻。言必以實。不爲虛夸浮飾之言。則有物。行必以度。不爲新奇詭異之行。則有常。自此以上。皆言行己之本末也。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綜先生之爲學而論之。世方習科舉之業。妨功奪志。未必切合於修己治人之大道。先生十五六時。濂溪爲南安軍司理參軍。先生奉父命受學焉。聞其論道。遂厭舉業。慨然以道爲志。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蓋其所志者大。卽夫子十五而志於學也。又不敢廢聞見摶識之功。博求於多以歸於一。故以諸家之同異。老釋之虛無。亦嘗汎濫出入於其間。窮其說。究其蔽。如是者幾十年。知其不可以爲訓也。返而求諸六經。明道之書。內聖外王。精麤畢備。優游涵泳。至久而自得之。蓋學之博而擇之精。卽夫子之所謂不惑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是準六經之旨。以窮其理。而知道不外於庶物人倫之間。明之而有以識其當然。察之而又加詳焉。則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無少欠缺。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矣。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本六經之理。以履其事。而知道不外於孝弟禮樂之要。心所具爲性。性所從出爲命。人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根於性命之自然者爲孝弟。孝弟爲仁義。知仁義之實。則知爲盡性至命之本矣。神天德也。化天道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通乎禮則知大化散殊之迹。通乎樂則窮流行合一之神矣。此則知天知人合而一之者也。辨異端似是之

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天人之理明。則是非之辨眞。蓋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者。往往以似亂眞。自信不到。則無以爲辨之之本。而人心之惑既久。何由能開。先生識眞守定。獨砥於淪胥波靡之會。秦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也。觀其自附孟子之後。身任斯文之統。發而爲言者。卓然可見矣。初言異端汎言之也。繼言昔之害。指楊墨申韓言之也。今之害。指佛老言之也。楊墨申韓之言淺近。但足以惑迷暗之人。而高明之士猶知其非。至佛老則推而高之。擊而深之。聰明才智反爲附會。徧天下皆受其惑矣。此之不可不辨也。**自爲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蓋彼之所謂高深者。是乃所以爲卑陋也。據其邪遁之說。自以爲通達奧妙。於天地神化之眞。能無不窮而知之。而人事生理。顚倒錯亂。不足以有爲於天下。則與吾道之明庶物者異矣。**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自以爲性周法界。一黍中呈現三千大千。其言無不周徧。而廢三綱五常。把父子君臣天地上下之理。殄滅盡了。是外於倫理也。則與吾道之察人倫者異矣。**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又以爲窮深極微。超出陰陽之外。爲不生不滅之說。而不知無淺非深。無微非顯。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大中至正。其爲教易明而事易行也。索隱行怪。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則與吾道之性命必本孝弟。神化由通禮樂者異矣。**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徹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大抵天下之學者。不得六經旨要之

所存。是以其迷暗者既爲刑名功利之術。訓詁詞章之習。錮而蔽之。患其淺陋固滯不足以明道。而其非迷暗者。則好高喜捷。必入於此種虛無怪幻之談。而道將何自明乎。夫惟道之不明也。異端競爲邪說。使民有耳目而不聰明。如或塗之。使民有心思而多汙濁。如將溺焉。自負高明。不能善用才智。只爲習見習聞。膠黏不化。生則如醉。罔知與生俱來之理。死則大夢。莫識原始反終之義。是皆於光明正大之路。多實蹇蕪。爲學入德之門。竟行蔽塞者。於此之時。欲使學者由斯路出入斯門。以進乎道也。非毅然闢之不可。先生之言若此。其辨異端以正人心。與孟子距楊墨同功也。

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爲一時之人心計。則將以斯道覺斯民。爲萬世之人心計。則將明之書以示來者。乃進既不大用於時。退而著書未就。不幸享年僅五十四。力皆未及。今所存者。其辨剖明析至精至微。令世人可奉爲規模。信守勿違。則皆其時從遊之學者。纂輯敘述。循誦師傳云耳。使天假之年。其昌明正道。更當何如。自此以上。皆言其爲學闢邪之本末也。

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綜先生之教人論之。先生之學。大而有本。故其爲教。進必以漸。當時學者爭遊其門。可謂多矣。其言總不越於人情物理。平易易知。賢者神而明之。則日進無疆。而愚者亦有所循以寡過。是皆獲其益也。譬如河水。挹取不窮。各隨飲者之量。量有大小。皆虛而往。實而歸。不患其不充足。其教人不倦如此。然則教無躐等。如教人以求知也。則自學問思辨。實盡致知之事。以至於眞知所當止之地。中間理一分殊，不希頓悟。其教人以力行也。則自好惡愼獨。實盡誠意之事。以至於舉而措之平天下之大。中間功效次第。知所先後。凡以約之於下學之中。使人從灑掃應對工夫做起。自然漸向上去。至於窮理盡性而止。所云遠必自邇。高必自卑。其循循有序又如此。正

爲近世之學者遊心空蕩有舍近趨遠處下闕高之病輕於自大義理茫然所以開示親切使學者有以識其門庭也此一節言其教人之道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閒感而能通綜先生之接物論之是非必辨不爲苟同之見而物我無閒不以其人之異於我而遂生畛域也感而能通所謂心如洪鐘小叩則小鳴大叩則大鳴者乎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教人各因其資不強以難知難能之事使過者可俯而就不及者可跂而及故人易從怒人則因其可怒而怒之心平氣和不念其舊不阻其新故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以萬物一體之懷擴民胞物與之量賢愚善惡仁者無不愛也故咸有以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自盡其誠誠能動物故雖狡而好用其智僞而好行其私者亦莫不輸款曲而獻其誠自篤其恭恭者不侮人故雖暴而有很戾之氣慢而有怠肆之心者亦莫不生謙遜而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覩德者心醉其盛德所孚無間遠近故遠者聞風則切景行之私誠服而非飾情近者覩德則飲太和之醇心醉而無厭志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懿德之好人心同然故雖共事之小人薰蕕本不同器且爲利害起見恐君子之終軋己爲後患也不得不排之使不見用斥之使不見信然退而察其私居燕閒之地評論及之未有不以爲君子者如王荊公與先生論事不合而嘗謂先生忠信是其驗也自此以上皆言其接物之道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綜先生之爲政論之不尙嚴苛雖治惡人寬以待之使得自新未嘗絕人向善之路其不惡而嚴之義乎不事綜核雖處極煩順理則裕得其要領自見優游暇豫之休其居敬行簡之義乎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人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法令易以繩人居下位者不得自行己志相率爲虛文逃責而已先生揆之以理爭之以義雖當法令繁密未嘗苟且從衆總欲處得其當而非以

爲嬌也。故嘗自言曰。職事不可以巧免人。惟爲法令所拘。是以動多窒礙。先生處之綽然。不拘於法。亦未嘗戾於法。故其自言曰。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人。惟以法令爲憂。是以千難萬難。唯先生爲之沛然。擺脫得開。無事不從容。故其自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是之謂行所無事者乎。雖當倉卒。不動聲色。志不足以帥氣。則倉卒急迫。不能自持。往往動於聲色之際。先生理素明而志素定。及乎事變之來。不失其常。所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先生有焉。所以然者。敬而已矣。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先生忠信懇惻。足以動人。故雖位乎其上者。如監司各憲。方且競爲嚴切刻急。人皆望風震怖。獨爲先生所化。率以寬厚相待。不但無以撓先生之法。併且引以爲重。凡有設施。交相倚賴。所以然者。誠而已矣。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凡先生之居官涖民。所以著爲綱領條目。一切法度。次第井然。各有規矩。人人可倣而行之。然法可得而師。德不可勉強而至。先生躬行道民而民自從。不待禁令之煩。至誠動人而人自和。如在鈞陶之中。盡其在我。不求物應。而應之者不疾而速。信在言前。未嘗施信而信之者不言而喻。此其德盛化神。幾於聖人地位。非其所稟之粹。所養之厚。烏能若是。是豈人所可及哉。自此以上。皆言爲政之道也。讀伊川此文。條分縷析。而反覆深思之。則知明道先生與道爲體。一團和氣。純是天理渾成。初無求異於人。而其不得不異者。則有時而獨異。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使人知佛老之爲非。孔孟大道。得先生而後傳。補助天地。厥功茂焉。他日伊川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與明道同。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明道伊川。造德各異。而不害其爲同者。道一而已。道認得眞。各成其質。各就其學。終歸一致。無分彼此。若夫本領既差。一齊差卻。則雖同而大不同。此孟子之後。所以必推河南兩先生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生生者仁也。方當春時。生意發育。隨處呈現。即可於窗前之草驗之。周子胸中仁理完足。不

覺有會於心。所以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本註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按明道書窗前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常欲觀造物生意。伊川諫折柳枝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合而觀之。可見元者善之長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自古聖賢。無時不默察其本心之仁。而惟恐傷之也。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仁者以天地之心爲心。故己之休戚。與萬物之休戚。相爲流通。張子作西銘。以大君爲吾父母宗子。又以凡天下之顚連無告者。皆吾兄弟。則聞生皇子而喜。見飢莩者而不甘食。卽西銘意也。蓋實見得性體分明。隨所感遇。動於中而不可遏。非有所作意而爲之也。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千載上下。皆此心此理。則舊日合有如此人。講論亦合有如此事。當時二先生終日講論。今亦不知其何事。而乃於興國寺中作此疑語者。正以見道脈相續。必得朋友講習之益。但恐自有此寺以來。久爲念佛談禪之地。汨沒異教。未審甚人體究此事。惓惓守先待後之意。無在不寓。亦可概見矣。

謝顯道曰。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坐如泥塑人。靜而不偏不倚之中也。接人渾是和氣。動而中節之和也。總是主敬功深。故其動靜之間。非勉強擬合。而人之親承其下者。自有望之儼然卽之也溫氣象。非上蔡默識於心而有得焉。亦不能若是形容也。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

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尙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此合言二先生之師範也。侯仲良字師聖。朱光庭字公掞。游酢字定夫。楊時字中立。皆程子門人。坐春風中者。接物如春溫。有粹和之氣。無忿厲之容。卽明道自云。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者。是也。侍立之久。至於雪深一尺。不命之去。不敢去者。氣質剛方。持身嚴肅。故事之者知所敬畏。卽明道所云。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明道似顏子。伊川或云似曾子。或云似孟子。竊謂以其質愨言之。則似曾子。而曾子較謹守。以其勁特言之。則似孟子。而孟子較高闊。合觀之可以想二先生氣象。而及門之好學不倦。亦於中可見矣。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劉立之幼從先生教養。知先生最詳。故述其爲人如此。原其德性者天資優也。言其充完者學養到也。粹和之氣盎於面背者。根心而發。自大本上流出也。樂易多恕者。無欲故樂。明通故易。公溥故恕也。終日怡悅者。不憂惑懼。故怡悅也。相從三十年之久。而忿厲不形者。中心安仁。滌腔子都是惻隱之心也。先生其遂至於斯乎。

呂與叔撰明道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强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此以推尊稱美之詞。抒其哀慕迫切之誠。可補行狀所不及。而益信先生之優入聖域也。先生傑然於千百年之後。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可謂負特立之才。以格物致知爲孔門入德之要。開示學者。可謂知大學之要。文者道之散見。博聞强識。所以盡學問思辨之事。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也。躬者道之實體。躬行力究。所以盡篤行之事。非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也。察倫明物。極其所止。則物格知至而知所止矣。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則自得之而資深逢原矣。其造於約也。雖

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先生之學。蓋由博以歸於約者也。心爲酬酢萬變之主。人心一太極。雖事感不一。貴隨時處中。要皆應以是心。不失本然之權度。而變化無窮焉。身爲萬物皆備之原。人身一天地。雖物理散殊。必知明處當。要皆反之吾身。自有各足之定分。而感而遂通焉。則於天下之理一分殊。皆止於其所而無疑矣。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且由精以致於一者也。是非既辨。則如有所立卓爾。雖以異端爭衡。不能移我心之獨是。心理本同。則百世以俟而不惑。後有聖人復起。不能易此理之同然。則於吾學之守。先待後有以身任其責而無歉矣。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先生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令人想見於氣象事爲之際。蓋其養既成。外柔而內剛。發之乎聲。見之乎容。無非太和之氣充溢流浹。然巍乎其崇淵乎其深。可尊可親而不可慢也。外方而內直。遇事當爲無不優爲。自覺從容之休。順應不迫。然誠以始之。誠以終之。不貳不息而弗之措也。則陰陽合德。敬義立而德不孤矣。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先生有以自懋其學問事功。而令人想見其修身見世之志。蓋其自任之重也。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志乎其大。不安於小成。沾沾一善成名。非所貴也。以萬物爲必各得其所。澤有不被。則引爲予辜。規規小利近功。非所尙也。則下學上達而堯舜君民。皆欲於吾身親見之矣。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先生有以自決於用舍行藏。而令人想見其去就出處之宜。蓋其自信之篤也。出將以行吾志。志可行則道可行。故不潔其去以爲高。處將以安吾義。義當安則命當安。故不屑於就以自卑。則以道徇身而非枉道以徇人者矣。呂與叔所言。與伊川相合。要皆論其道德

學業身世出處之大節。俾學者有所觀感而興起。然不用聖賢許多工夫。則亦看聖賢不出也。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之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窮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此狀張子爲學始末。見其精思力踐。進道之勇。大約得氣之剛者爲多也。宋康定時。國苦於用兵。豪傑可以見才之會。張子幼喜孫吳。年十八。慨然功名自期許。雖其壯心浩氣。不同凡夫。亦是學養未到。氣質未變。故上書謁范文正公。而公責之。勸使讀中庸也。中庸爲性道教之書。體會有得。則天地萬物皆吾度內。動靜寂感。觸處洞然。若夫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孫吳豈聞道者乎。非文正公不能成張子遠大之氣量。非張子不能受文正公名教之格言。此時之氣質一變矣。既而讀中庸而愛之。猶以爲未足。又訪釋老之書。至於窮年之久。悟爲異端邪說。無有所得。然後反而求之六經。知與中庸相發明。守其說而勿失。蓋不析衆非無以決一是。其後作正蒙諸書。闢釋老最力。則此時之氣質又一變矣。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一夕二程至。相與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則與叔所云共語道學之要。在嘉祐初。當卽此時而始焉。不廢旁求之功。終焉方悟自足之妙。不特釋老邪說。不爲汨沒。卽汎涉百家。亦覺糟粕。盡棄異學。見道本原。無味之味。至味存焉。故曰淳如也。而此時之氣質又一變矣。按橫渠受益於文正。明道得原於茂叔。橫渠訪釋老而後求六經。明道亦出入釋老而反求六

經。橫渠見二程渙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明道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次第得力。約略相近。但明道得氣質之中和。不用矯揉。橫渠得氣質之剛毅。尙須變化。爲少異耳。

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此一節。言張子之學。全是苦心得之。其用功恁地親切也。熙寧二年。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與執政不合。明年移疾西歸。居於橫渠故地。鄜陋不堪。而處之怡如。終日危坐一室。卽明道教人靜坐之學也。左右簡編。俯讀仰思。卽張子所云。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也。有得則識之。中夜取燭以書。卽子夏所云。知其所亡。無忘其所能也。其志道精思。須臾不息。不忘如此。卽張子自云。比他人自是勇處多也。蓋其爲學深探遠賾。知日進乎高明。而又正容謹節。以禮爲據守。欲變化氣質。以成其性。其苦心極力多不外此。故學者有問。亦多告以知崇如天。禮卑如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凡所以變化氣質之道。以聖人爲必可學。學不至於如聖人而有不可已者。循循善誘。學者聞其言。莫不竦動其心。有所進益。又嘗謂門人爲學難以頓悟。必優游涵泳。求其有得於心。既得之矣。則或宣之口。或筆於書。而修之爲辭。必字斟句酌。不使有毫釐之差。命辭無差。然後以之應斷事物。知明理精。而妙用無方矣。此豫道也。若未能有得而無差。臨時斷事。那能無失。故能沛然精義入神以致用者。皆平日窮理致知之功素立。而非勉強擬議於應事之時也。按氣質二字。是張子立標以明道。知禮二字。是張子親切用工夫。豫字是張子謹嚴眞精神。學者宜留心焉。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

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此一節。言張子之德性。威而不猛。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蓋其氣質剛毅。則不屈於物欲。而持終如始。其德盛則充養有道。而氣質不足以限之。其貌嚴則正大之氣所積。而發自有威之可畏。然與人居久而日親者。誠心懇惻。恆愛恆敬也。凡其入而治家。出而接物。皆正己以爲感人之本。不責人之未信。反求諸身。安意而行之。人雖終有未喻。而己不以爲悔。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故能得人心之畏服。不敢以非義及之。伊川答張子書。嘗謂其無寬裕溫厚之氣。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若以此節論之。何嘗不寬裕溫厚。想有得於程子之言而益加進者乎。張子眞可謂天下之大勇矣。

橫渠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志於學者希矣。況語及聖人。則舉生退諉。執敢以此爲學。不知同得五行之秀。人皆有聖人材料。聖人只是一箇完人。步步就人倫日用中。無越言。無越動。做到純熟便是。故學聖人。不要從聖人身上起意。須從自家身上硬立根脚。十四五時。正當志學之年。而二程先生卽銳然以此爲學。眞有得於周子希聖希天之旨者。周子每令二先生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蓋亦早以聖人期之。宜其後來優入聖域也。孟子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古人不肯以第一等事讓第一等人。而今人只是日循氣短。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近思錄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編者 朱熹

集解者 張伯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平